玉髓真經

穴體尺度第二十二

穴分淺深非苟然各隨山氣全與偏

全如崖峩及七脉深 學者偏如平陷湖野及龍秘等穴隨所

受之氣當深當淺相 參爲穴

更有精微玄妙處自古圣 賢多不傳弟子啓言聞師說土浮土

緊說在前

土浮深下土緊淺下

枯地潤地各有殊

枯地淺下潤地深下

山田湖田兩樣懸

山田淺下湖田深下

又有怪形禁秘穴

如龍秘穴在山頂而要深閃鑿是也

又有奇窩撥聚原

天窩穴及撥聚之穴深下

更有一項分淺深石面又有迸出泉

石面之穴見土淺下泉窩之穴撥深下

如何玄妙有別說所賴先生傳至言谷云穴說說不盡多因心

通自悟玄若還要從口下指只有尺度可准宜量說尺度已有

一定淺然山勢氣脈猶尚有五行生尅說此是精玄妙最先天一

生水合地六水星當作六尺穿

言水星形穴當穿六尺深捨一尺而取六用成數者也

天一之數爲太始太始不用地數傳

天一之數不可用以地數爲用也

襄陽城西楊氏祖　水星入穴出地蓮平岡迤邐數十里却去穴
際開金蓮
金蓮形也
蓮花心中難淺深三尺六寸平地穿
平地面只用三尺六寸也
又有保州秦氏祖平岡六尺氣勢全
高地勢全而氣盛可深六尺也
二家發福有輕重皆有聲名上九天地二生火合天七火星七
尺是法門
火星形穴用七尺深
火焰山高逢石骨二尺七寸亦可論
若山高木而逆穴處遇石只取二尺七寸論數亦可

君看山東王氏祖火星出穴皆是土獨有穴中一圓石不可
捨穴別處取
此山石穴立穴正對一圓之石不可捨石而別取舍此則
非穴矣
二尺七寸僅容棺郛於棺上累磚土至今發積出雄英此是立
穴真法度
用此爲學者之證據
天三生木合地八木星八尺方興發大抵木星多浮土浮土從
深緊處掘
木星之穴上多浮土草皮若除一尺二尺皆救泛之上然後
得緊土不過四五尺穴
若還土滋色未緊丈一是準爲真訣

丈一生成之數此皆言井基車而言尺度也

滁氏黃州葬祖墳三尺基車八尺穴掘得五色豪光先生出世章東甕節

以見紫土為準故得五色土也

地四生金合天九金是九尺穴可受金星多圓恐有石四尺亦可隨宜取

若見石骨亦可用地四數

四尺九寸為金美九尺可深多福壽

用九尺則四尺恐非五尺金非其數為盡善

峽州利家葬穴掘四尺九寸為石阻元來整石深九寸上有四尺全是上基車座備止尺許四尺納指安石乳

井基車四尺九寸石乳者石皮之乳也

後來生子十二歲頭挺神童叅登文舉又有一子占高科官至朝
郎封及祖

大抵尺度深淺只不可失天地自然之數則為盡善

天五生土地十成土星一丈是佳城

半基亘半金井

土星出穴必渾厚一丈不傷龍大情土星為土定必石縱有亦
是鷄肝形

言有石亦只是鷄肝爛石易穿鑿也

天水裴家葬其母尋得土山山肉厚鑿開十尺土滋潤下有玄
龜與玉狗

玄龜玉狗鑿開穴中自然見之石生成自然之物

急忙住手不敢鑿恰好十尺之數方到

方到十尺之數

後來十箇戴朝冠箇箇出鎮堅旌纛前時深淺隨山勢

前時穴證摘玄所論穴淺深只隨山勢也

此論精玄别探討

前所論專言平地與山原不同故兼二義又論涸燥卑濕深厚等處不同故有權變深淺隨宜此別論山岡之地

五星尺度自然數隨時活法石中放

言遇石之穴石中求斷不必拘泥當自有活法

證據格範君記取不曉穴時休斬草

不曉定穴不可便爲人輕易斬草開地也

發揮曰子微此卷以五星定穴尺度使人有淺深之則不可太過耳要胸中自有活法亦不可拘泥故有隨時活法之語

余見世俗術者多喜深葬至於深如井者此無他蓋所惡之地有非全美或全不是地恐葬後禍福易見故深葬之福雖有不發禍亦難見使葬家因與其非地耳然久則令人有絕嗣之患最為誤人故子微立此定式深者不過一丈淺者止二三尺而已抑有所見而然也中所平深又當有活法此全是山上法度不可一槩論無耳水星多出平陽亦有高山然出穴處高山絕火故止取於六尺蓋地六成數亦是自然不可更過或曰以一合六用十一如何余答之曰不可七則合天數矣非用於水星也火星多炎峻高聳故用七尺然火星多石故亦止於七而過石通氣則又止於三尺七寸若用八用九則木金之數非火星矣木星深根固蔕本宜深土栽培况多浮土故用八尺且木星之山亦高非用此數亦不可金星與

水星相類有高山有平岡故有九尺與四尺九寸如有石而土不滿四尺九寸要鑿石以全此數蓋不可太過亦不可不及也

發揮曰指高而言則用九尺平而石則用四尺九寸金盞謂高山土山平岡石地四者並言非高山有土穴平岡有石穴也若指作兩件看則非發揮之意矣土星不問平岡高山勢多皆準停必用十尺應土之數惟倒地土星在山鄉平野中者又當斟酌矣

穴髓尺度圖

襄陽楊氏祖

水星天葩鑒三尺六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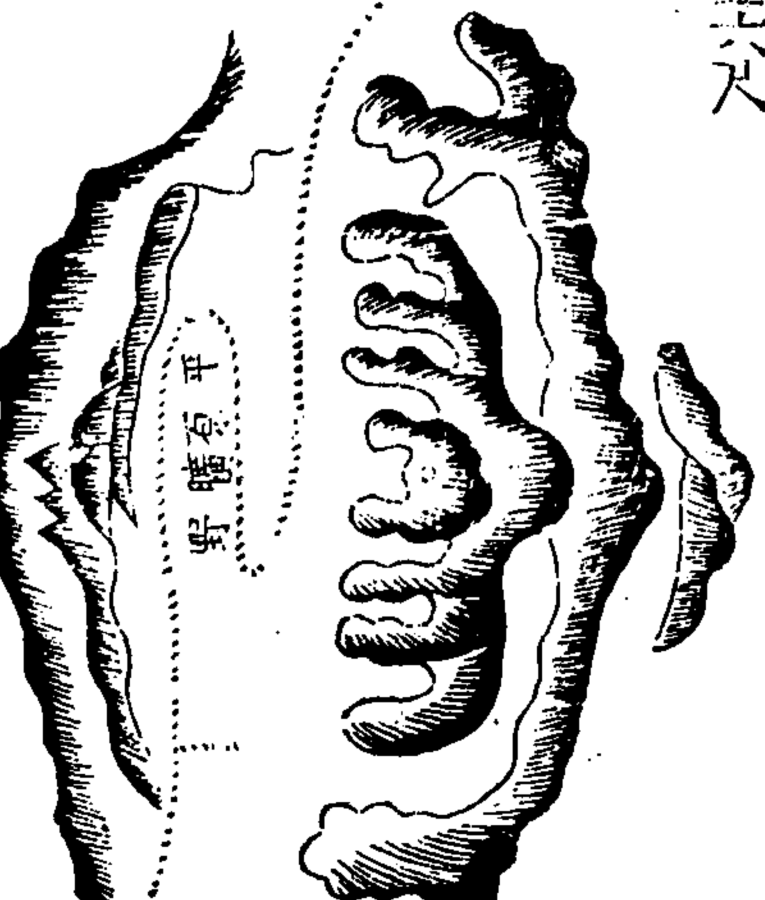
右襄陽楊氏祖蓮花形荷葉案案出人清秀文章科第皆登
陞朝然多早夭無登五十歲者蓋水星太旺近穴無造化
故不永耳

發揮曰水員秀亦須要有土爲之隄岸則水不泛濫此
地雖不見全龍但以所繪圖言之自是四節水星傳入
及至作穴又是水星而近案亦水也案外峰巒除貴
人與員峰之外又皆水也此所以出人雖秀而年不
永貴人聳秀於前大江橫陳於內故科第陞朝以所
圖之形論之似牡丹芍藥而不似蓮然後龍水星飛
揚穿障於衆水星中止可謂蓮花形兒有荷葉案非
蓮而何不可大傷故此以六寸應地六之數而三尺
始可容棺耳此可見定形安穴斟酌尺度之法芍藥

[illegible]能令龍飜皆水星真
蓮花也一線之脉又是蓮花峽過可謂奇特所惜欠
造化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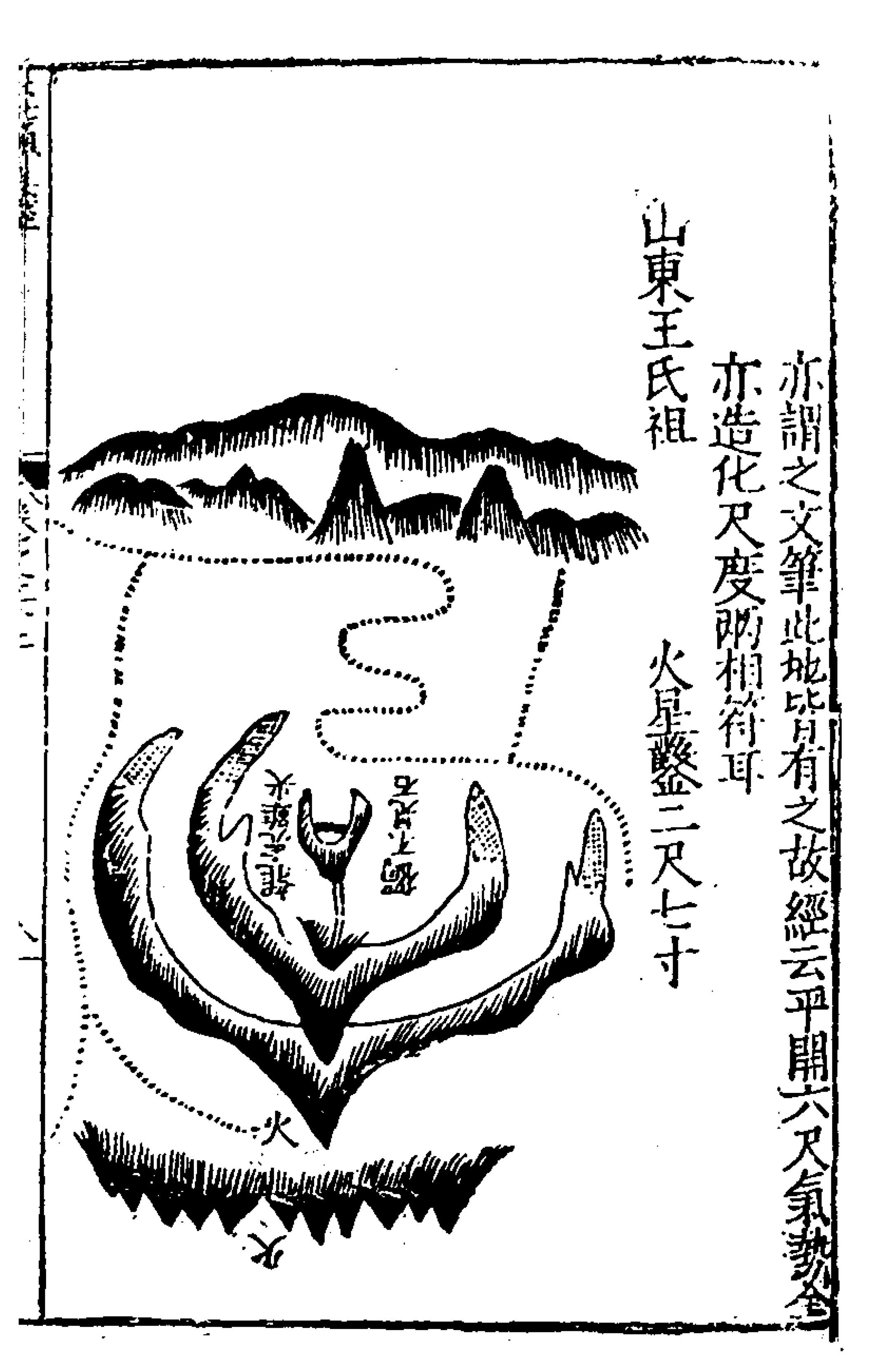
保州秦氏祖

水星騎龍穴



右保州秦氏祖芍藥枝龍出穴芍藥花形半月案亦蛾眉文星也貴人秀峰在前出人文章科第執政大拜凡三人皆從五人豪謙一人小官不及悉數此龍雖是水星穿心開障出芍藥枝分明芍藥枝必有障停勻者多是來去節令獨穿心開大障已是奇特况有土星開座入穴造化不鈌所與前格不同也雖長尺寸分輕重况相去遠甚耶

發揮曰造化不同則力量亦別况近穴不惟得土隄防又且御屏貴星前迎新月貴人皆木星中文星如此氣象豈前格比邪眼界寬展堂局齊整朝水屈摺無一可破烏得而不貴紫堂秘訣云水星秀異最堪論得土隄防是十分更有貴人朝水應聖時作相佐明君此經文星卷內半月蛾眉皆文星而木星貴人


亦謂之文筆此地皆有之故經云平開六尺氣勢全
亦造化尺度兩相符耳
火星鑿二尺七寸
山東王氏祖
火
水

右山東王氏祖飛鳳飲水形滙爲櫃貴人案出人狀貌雄偉文章科第家富官多過衙正拜數人小官不計其數石穴殺棺之格不可更拘匕尺之數也

發揮曰此地若不得土峯後一土星間斷則火星大旺全無造化安能富貴變全如去水本是水城中第一况停瀦淵蓄文後屈曲兩稍橫過穴前有依依顧戀不忍卻去之狀此乃去水之最吉者若直去無情則凶矣前沙木小星是生我者亦合生尅爲格曜氣尖射不是神殺遇此不必疑慮也今人遇石又見石曜飛楊尖不敢葬固有望而畏之者此經多論遷石穴之法變亦可以爲格所論曜氣尤爲明白但不可犯刑殺耳

垳州龍氏祖

右龍氏祖飛鳳游浴形主出臺閣貴人案潭為應四水聚為大潭泓然如鏡其深無底不見水去有數脉從地中出行乃在第三臂山脚下有石穴數流出是亦奇哉淮地有地名石際亦有水在地中行十五里而後出天下如此者甚多但在穴中數水滙而為潭不見水去却罕見也火星出土星穴土又出乳遷鳳鼻下穴是正上穴先塟徃徃巳數百年不復有子孫存在下穴出人高科登第官至執政致富兼數州朱紫滿門最為貴盛

發揮曰此地造化最妙處在土星入穴仍出火乳其次四水成潭不見水出又其次臺閣貴人龍穴自是富貴兼該前沙全貴前水全富集是數者宜有此驗

凡此言案又言應者應樂之應也言浴言飲非水則

不合此形故曰潭爲雁遷下穴者正當昇[illegible]出[illegible]氣[illegible]

故勝上穴此辨上下穴法也

滁州黄氏祖

木星三尺基八尺穴

右黄氏祖將軍打毬形毬爲雁華蓋帝座御臺爲案有旗有馬諸雁將軍之形龍土木相間故不以土旺惟遇斷處是偏轉此無害况是逆水回轉上手輕下手重水口緊夾出人科第文章陞朝則掌詞翰出外則秉麾節不過府者以貴人無帳幕矣中間亦出一武臣官至千牛衛將軍出身乃從武舉亦是文中之武水口一穴以逆收朝水至穴前停畜爲潭故亦小富但孫露耳畢竟止爲人用如富貴人家一都幹雖有活計不足道者倚傍他人耳

發揮曰此地本經論之詳矣水星聳秀如此又有土星以成造化木有培植而前洑又土生木本身之木火生正案之土但貴星乃華蓋帝座而無簾幙只此一項虧欠遂不過府其輕重限量如此然吉龍行度[illegible]

福無徊水只外一穴乃在關外猶能小富則正穴從

可知矣

峽州利家祖

金星四尺九寸 四尺上九寸六

右利氏祖水星下生金出石骨穴神龍換骨形陞天臺案外暘㷔上貴人惟水口空潤三四里有石尖插入水中乃後龍之脚隔溪特起小山相對即水口也出人神童後出登第人無過府者金星胎息於水故為文秀不出武臣不可謂金星龍穴即作武星看

發揮曰此地秀在水星開障穿心落金故孕育秀氣出為金星石穴如所出石骨即金曜也特不尖耳山皆土坡而兩手與乳𡽫石骨故定形曰換骨龍格是定形中亦有換骨之名其格與此不同彼以脫離者為換骨是已退者也此以尚在身者為換骨退換而未離身者也喝形本只是收拾山水處置穴法無形則朝應無歸穴法難定故必先定形然非巧於取象

者失誤益甚從此定形尤難於認龍者也予微旨取精叅



有天水張家祖武公端坐形撰在穴祭利出一將軍子孫皆以文顯于人歷朝出要節銊專城方面當無與比土星而秀皋龍有木星爲之氣通穿心開嶂後有御屏爲之倚靠兩手執臣前有貴人爲之朝應四水交會此所以雖土星而文秀也切出將軍應形穴也家富鮮儷土星厚也火星前沙亡星作穴此爲最吉

發揮曰土星富厚如此可想其富若無木星與御屏不可望貴前沙貴人更有繖幞過府無疑切出將軍點兵山之應也專城方面亦以有軍屯氣象故爾如此渾厚豈可不繫十尺淺則不足當龍氣也此卷固論五星形穴尺度及五星格局亦可開人心目尺度雖是一定自然之數通變區處存乎其人子微固宜

不執一之說矣大槩自然之數是則通變之數亦是變宜二者並行而不悖許可也土星穴多是火星起祖始能以文鳴者頗焉有火故土益厚用近穴始有秀是造化以全其美如此地近穴特起木星穿心開障御解世變門豈土星所能變出此等造化耶所惜不見全龍耳若非纖剝則又未爲胎息其所出之人守錢虜矣何能以文顯故土星出人多庸濁以無大造化所遇頑也

玉髓真經

刑殺論篇卷第二十三

第子啓云問刑殺直則爲刑橫拖爲殺

有尖射入穴者爲刑尖石橫拖無所收拾者爲殺

直生石尖射向穴此是刑星要細察出人凶礦不可祀積惡當被外人殺保州周埏周氏祖全身官曜官自發不合前尖射入來科第出人奴隷殺秀中有凶宜其然

宜其出得子孫爲官暴虐爲吏卒所殺此刑星之應

凶雖仕宦亦好殺

全身帶秀後生出人爲官食祿當面有刑後雖出人仕宦亦有凶很暴虐之人不可諫誨爲傑夫所殺也

好殺終須被殺身此等星辰皆自伐關羽張飛皆好憤武星生

出好兒孫只緣墳前出尖射縱領萬軍禍不分
剛強領萬軍自有殺戮合當分了凶禍然刑殺禍害終歸已也
饒刃橫拖過穴前收拾不得我無權殺得逃軍并劫賊害了別
人禍相延

凶殺出於穴前穴中看見而收拾不得譬如殺得逃軍劫賊
縱恣無禮既害他人不可 此過終復延禍及我是爲殺之害
此是殺星要迴避不可縱恣任後先若還尖射順水走打劫在
外離鄉原若還順流只過穴亦主徒配若軍前

順水走者一向飛出不住順流過穴者只是衝過穴去順出
者主打劫禍敗仍離鄉原 居住出外鄉打劫過穴者雖輕於
隨水出者然亦主徒配離鄉居住若本身好者或因此立功
致富大貴人也

秭州郝家葬其母正爲尖出隨水去生出子孫凶且惡離鄉打刧尽其祖祖爲大守孫作賊官法威門留孩乳孩乳長成復打刧欲報父讐非其所一朝全家幷被戮掘盡墳墓極辛苦

其初祖爲太守因葬此墳生出子孫打刧遭禍敗官司盡法盡情殺盡骨肉只留得一箇小孩兒及其長成依前打刧要報父讐及遭殃禍殺戮官司以爲其家祖墳出凶人併掘其墳墓盡敗之而後已

太原王家葬其父有一尖石過穴去當來不作丙向收却貪秀山趣來去致使曜星反成殺兒孫被事遭人侮因此不平誤殺人配出他州去居住竟無面目歸鄉因此發憤習武舉後從遠面立奇功取得封侯及父母正緣前面山本好元是曜星當處所不合作向不收拾生得禍來皆自取秀氣還從秀結裘大

禍之中富貴聚

曜星本是吉星見識不明為俗眼所誤多貪遠外秀峯棄去近曜使之無所歸宿自招凶禍元來是秀氣所鍾雖一時見禍而禍敗之中富貴亦聚於此最宜審之也

若還當來看此曜貴在向前脣禍壽舍近取遠兩尖尖禍近貴遠爭幾許

取近曜則發福近而終無禍舍近曜而取遠山則先禍而後見貴曜山近而秀山遠近曜先見效吉凶不同最宜審處之而後可也

若還走出作水口交加攔截不是走此山穴中定不見縱見發福亦甚厚更有羅星帶北辰將相王侯昌其後

順水出而逆水住住而兩岸尖射交加攔截此乃水口秀曜

反爲大吉穴中多不見者以其在下手也若是吉水之地反

加穴前亦主富貴不爲凶殺也

泰州李家有祖墳十出入如筭飛而奔纔到水口齊截住反爲我
用護我門出人登科大富貴觀此禍福便可分成州金家去水
城入條鎗刀當面起恰似大才相次互亦出兒孫皆及第

如此類皆吉不可以爲凶

此言尖山辦刑殺水城刑殺亦有訣直射穴前亦是刑水穿兩
脇皆爲殺假如朝水當心來時師只道朝水發不知直水破明
堂以是非官禍瘟當兄是朝水直對穴直水人家遭禍傷破敗
活計人早夭禍少禍多當審量淮西徐家葬其母朝水當心正
其所衛人只道水來朝斷定出人貴且富不及十年人口死享
年不過四十五活計破蕩幾不存急急遷向水不顧後來發福

別生人

係內別生出殺禍之人也

富貴雙全從此取

皆此以論朝水當穴正射者爲刑不可向去也

水穿右脇及左脇此是大殺如被刼穿左定殺長子亡穿右從

教少子絕更招刼賊入人家刼去家財主遭殺

水穿穴傍脇下者乃爲殺不在穴傍者非

壽州田家祖父墳平岡出龍田裏分分來又作平岡穴左右關

鎖無風門不合小溪分石澗穿出右脇仍倒坤男兒折肢婦氣

疾家計退落少兒孫

其地坐申庚向寅甲水從丑艮方流經從丙午方轉及巳巽

穿右脇穿坤位出申庚山本不宜流長生坤既穿脇而出其

亦可知是其水又爲祿存丑艮乃破軍文曲貞本屬坤位則爲水伏吟矣出人少亡多病折肢損目不吉也

滑州西田劉家祖好龍好穴人共取加有文星及秀星更有壯星相應副但祿左山是從合水從右脇穿出去山坐巳巽穿丙位本是合很吉是地不合在脇不在外雖在吉方終不和

大抵穿脇之水斷爲刑殺雖吉方亦凶也

若逢兩脇出斷地不與主峰接龍氣明堂山水流此行亦是神殺請看訣

言他山之龍相合爲就身龍虎者若明堂內流水此出亦爲殺也

若逢腰裏水來朝衝入明堂流斷腰亦名橫帶殺刑入出人夭折貧困愁

水道從龍虎腰中出名爲殺若是直來是帶刑皆不吉者也

若是有路帶出水亦是横殺禍不消

有路行斷而雨水之時水隨路出亦爲不吉有水流是腰斷殺

況是龍虎本忌此名爲龍虎先折腰有路無水龍尚可水若流斷多憂愁

不必大水常流但是遇雨水流即是流斷只是路横過水歸兩邊龍脈不斷亦名折腰路誤有凶也

定州張家有一塊左腸斷路不接氣

青龍假合不通氣脈

明堂山水遇山流長子必亡新婦死活計水消財不佳皆緣此殺爲之弊又有大原防家地白虎斷腰不合氣朝水衝來半腰

出常出少亡無家計又主刼賊被姦淫橫逆重重莫廻避又有鳳翔李家墳青龍連脈半腰分却被行路踏斷絕水隨路出龍氣分

龍脈不連被水分斷

橫遭刼賊姦妻女兄弟不和屋被焚大抵山水帶刑殺此凶應是不堪聞若睨三刑與六殺此是神仙大法門

直衝山水及前面左右橫斜為三刑兩脇大水殺及兩脇小水殺兩脇腰斷為六殺此風水大忌雖有善地好穴不堪作用者也

發揮曰刑殺利害前卷已談出論之詳矣今後因門人之問總為一卷又以已驗之圖證之瞭然在目得之於目悟之於心固無待覩見于微也經云保州周塘周氏祖全身官曜官

自發不合前失斜入來科第出人奴隸殺劉注云出得子孫爲官果然爲吏卒所殺此不必爲吏卒只爲奴隸所殺耳經下文又云凶雖化空亦好殺好殺終須被殺身此等星辰皆自伐却是指被在官之人所殺也經云若逢兩脇凹斷地不與主峰接龍氣明堂山水流此行是亦被殺賢請記劉註云言他山之龍相合爲龍虎者此非指他山假合爲龍虎者上文言兩脇凹斷止是言本身龍虎兩脇凹斷水流得過者故曰明堂山水流此行若他山龍脉來此假合則水未有不流斷者縱無用水必有山水遠從此去豈得不流斷劉注非是[illegible]從凹字上一用意經云若逢腰裏水來流衝入明堂流斷腰亦名橫帶殺殺刑入出人夭折困貧愁劉註云凡是直來亦是刑殺此不[illegible]貪泥直來者爲刑之一[illegible]有龍虎腰中衝入

來此固是殺非直射之刑殺自腰衝入乃在穴前雖名爲殺亦是帶刑經意不過如此劉注凡是直來之說非是然亦非水直來而射入明堂乃不爲刑即穴中所見縱是直來亦不及視豈可更問元來橫去也經云定州張家有一地左脇斷路不接氣劉注云青龍假合不連氣脉經說本自分明況復有關可驗所謂左脇斷路乃是行路所斷耳高山行路積累歲月漸成深巷者无多至如平岡无易踏斷便是不接氣豈不謂之假合耶以此見傳授非面命者必多誤謬以劉君傳洽如此猶且未認本指況他人乎山水刑殺皆有凶禍山見禍遲水見禍速不可不謹

刑殺圖

保州周氏祖

大溪
凶山
文筆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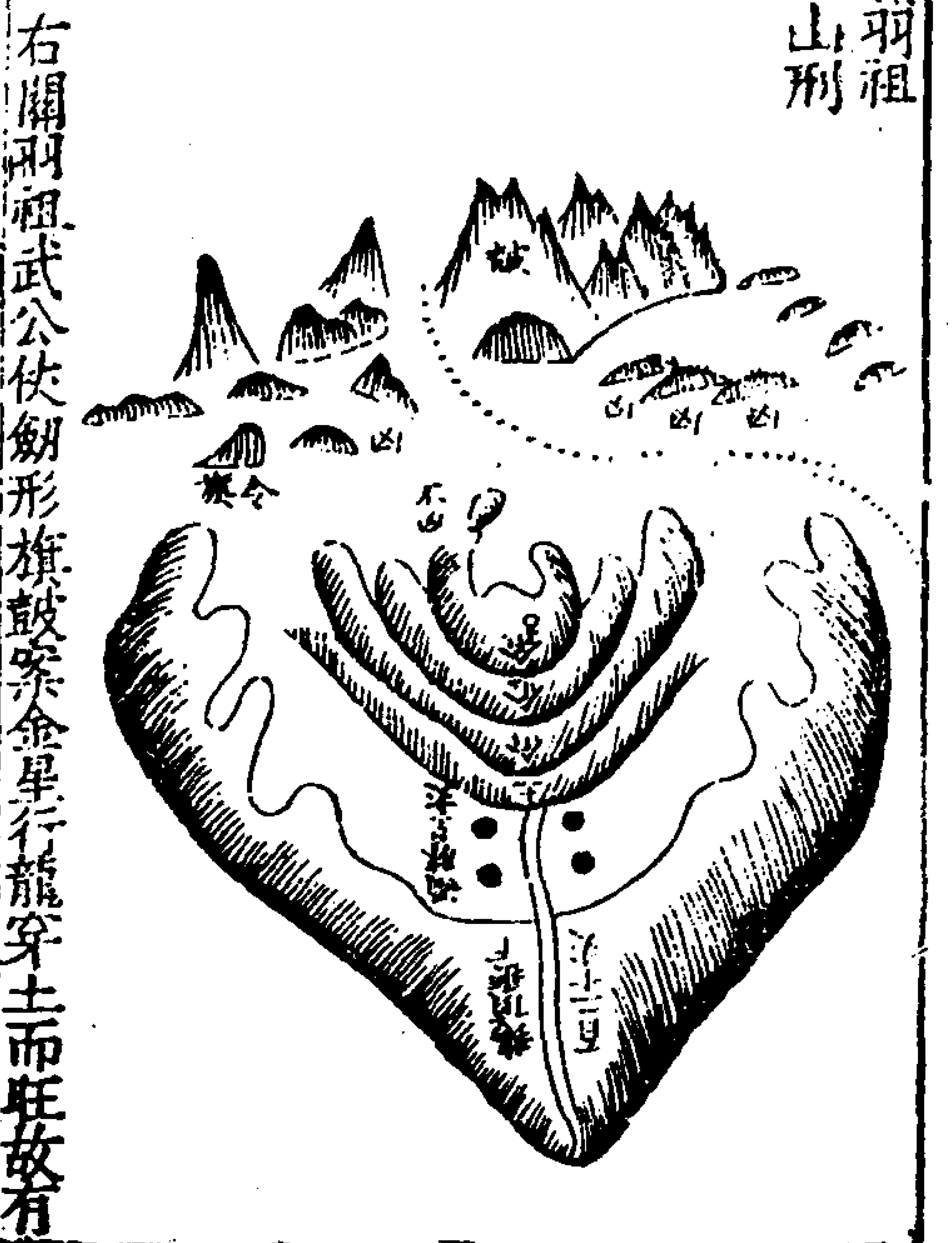
右保州周氏祖飛鳳展翼形全身秀曜出人高科登第爲人多燥急量不能容人交際多矜誇煩事後忽敗下少見爲奴隸所殺乃案山尖曜射穴右畔一石如提頭左畔一山如人相找其凶之應在此如水口尖曜飛出截水此大吉無凶其他不照穴及本身橫斜尖石皆是秀氣無所畏忌惟朱雀之尖眞刑星也

發揮曰火星行龍雖有一土星間之而土星坐峰即生出火復見火旺穿心開障火星穿出五六峰磊磊疊疊嵯峨節節大梯蝉聯走下此龍法中峻急之龍也加以火星大旺故出人燥急矜誇無秀氣此謂抑之意亦龍氣使然加以前沙朱雀伸喙刑星直射彼此感召故有下人害上之變若無朱雀一破則貴秀不可

當也條氣淺慢本非保身之道爲人若此愈貴則愈驕愈富則愈吝禍不出於下人亦足以上速譴雖風水孕育有以感召然君子存心養性操修踐履則不當以風水論非謂風水之說不然盖君子小人不同當有以自處也

補註云朱雀帶刑則六甲朱雀屬在奴僕宮故經有奴隷所殺之文

關羽祖山刑



右關羽祖武公伏劍形旗鼓案金星行龍穿土而旺故有

金雞特起金星開障渾厚就為總護龍脉纔下鵝頂一百
二十餘丈乃至平地又起脉線五十餘丈與鵝頂相聯鸞
凹右次輔真為許特金星主武故乇英雄可惜當面正案
便是旗山是破碎貴人若先秀貴之峰然後見此或移在
偏傍乃吉如此則止曰旗山不曰破碎貴人也前沙左右
尖射向穴前此則功名不令終之應也是爲刑星帶殺不
可不察過此切不宜扦

發揮曰固有旗山當面內無貴人峰則當面者反
為破碎貴人與其有此貴人不若索性無此移在傍
側斯指謂之旗山兩傍先有貴人當之貴人之外見
此雖當面亦謂之旗山而不謂之破碎貴人矣左右
諸山雖有情向穴而皆尖射所以凶而不吉射穴爲



則橫過爲殺雖不過穴左右橫射故雖是刑
帶殺也
張飛祖
出軍旗
旗
斬頭砂
金水形
凶凶
刺面
凶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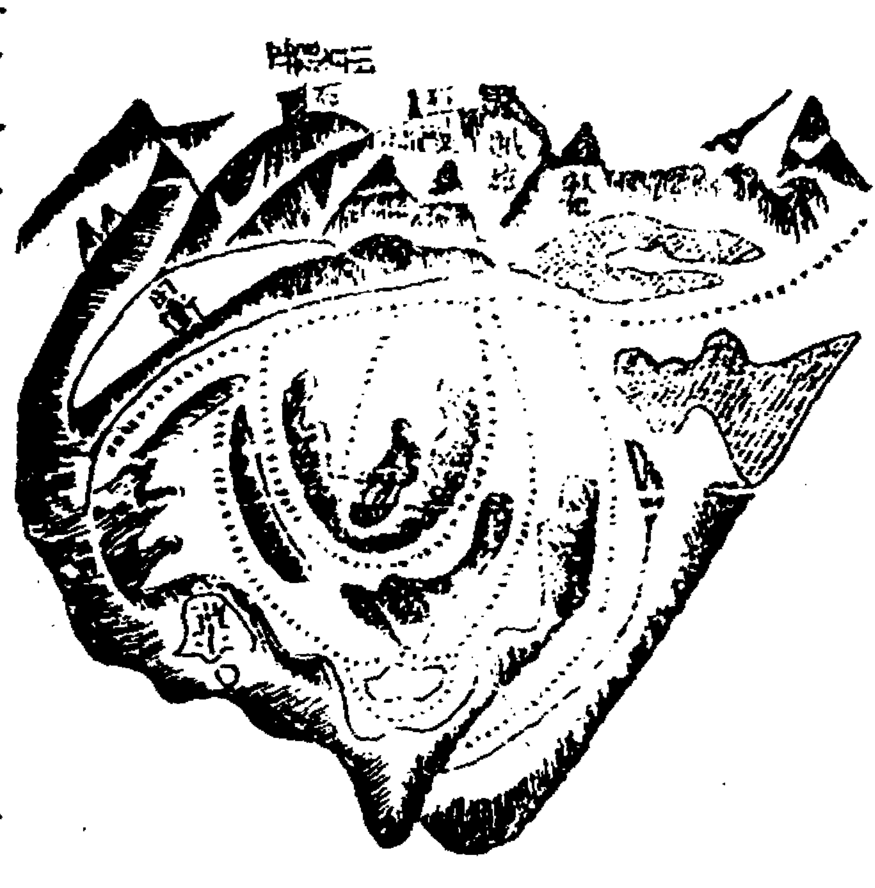
右旗鼓祖玉鉞形海螺案金星主武而旗鼓拽脚為出軍之狀以鉞形喻樂言之則近案海螺也以旗鼓隊伏言之則旗鼓也如刺面斬頭等山此将軍自行之事以施諸軍令者也況有背穴峰主之死固無害但旗脚拽斜向穴水城直衝入口皆形殺却為自己之害故不克令終他則無破也

發揮曰此地之所不足者有四其一氣身龍虎石尖生不妙凶穴中盡見其二水來直衝其三貴人無帷幕其四石尖橫斜射穴是刑殺兩兼如刺面斬頭雖是貴人主之前沙見之亦所不宜縱使禱丘方面或持節秉麾斬砍且是足以應之安知他日子孫不見此禍邪假如龍氣盡秀是星不宜迴避則此地只有一

貴人耳恐難憑籍切宜戒之此地本身力量非細龍虎石尖若諸星皆吉亦當作吉曜撿點但此地前沙皆有凶惟有一貴人不足倚仗也水城最凶旗鼓次之擇地者所宜精審直指最傷人即此是鑑

利州郝家祖

以秩



右郝氏葬母宿老云當時地仙丨此地喝作漁翁採螺形

魚羅案形亦似矣如兇不吉何尖一石峰欹側旗身破碎順水飛走皆爲賊旗隨水者爲離鄉打刼兒此龍未曾胎息故起尖峰側趨向前去水際左右分两石尖龍脉從中而出順水行三里許方回頭逆轉又行三十里中間凡六斷退卸始有穿落傳變造化又約十里許乃出木星穴爲大貴之地此特龍行度關峽處花假穴之不吉者正緣龍之正身老而未退如蛇未蜕如人未坐不見秀處前尖石山所謂推托入水之類是也然亦只是護龍之山其龍乃是土山上戴石者亦是順水尖殺側旗趨出宜其離鄉打刼覆宗絶嗣

發揮曰龍非正龍穴非的穴固不必論若只見在言之近穴傳入全無正脉落穴又如斷臂人形强名曰

螺終非融結如破碎賊旗順水神殺金星穴而火星紫生尅亦且不順水城飛走龍不足道左畔一穴乃正龍脚耳却是換氣走馬之格且無神殺惟大城水返然相去尚遠故能小康與郝氏穴大不同矣於此可見凶吉之應

太原王家祖山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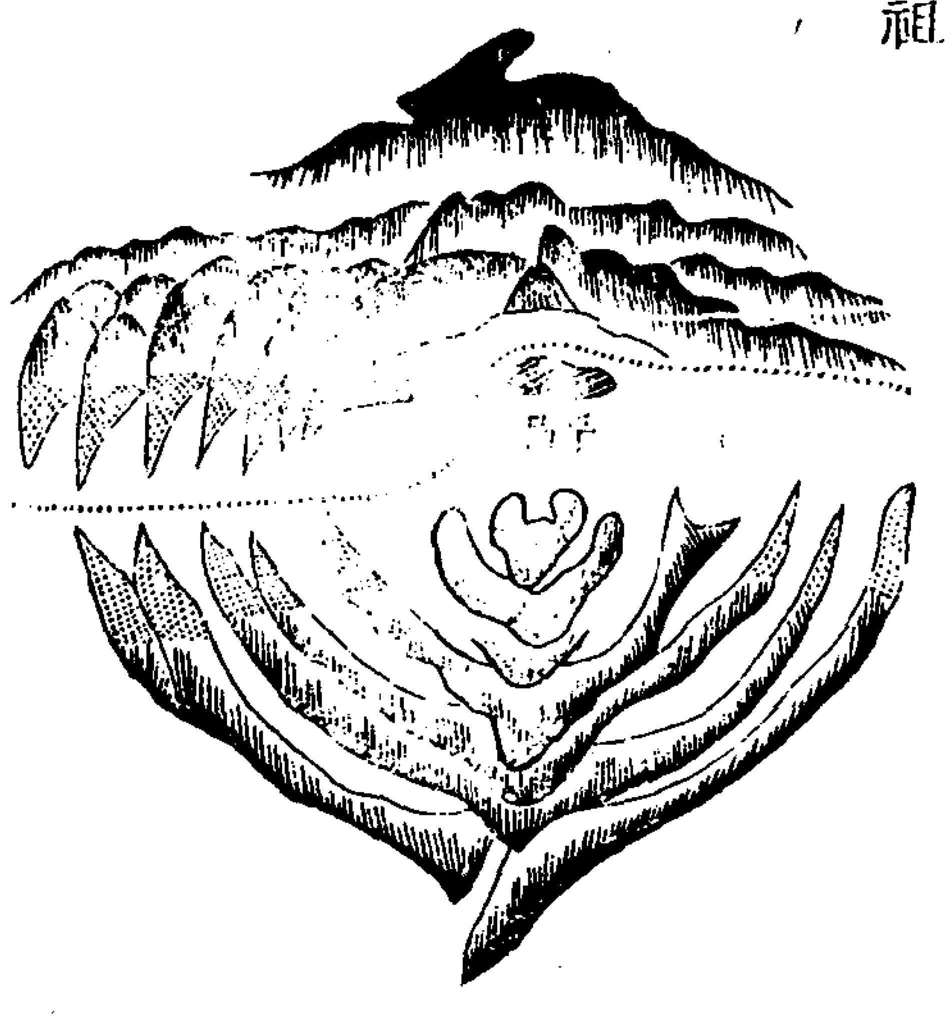


右太原王氏祖伏虎形橫鎗案王氏不知其形不據其案乃作丁未向含裳秀峰則所謂橫鎗乃遇穴為順水殺並

如逃軍刼賊不能收拾令以紀律又放縱為害也李氏後葬作丙午向則所謂橫鋊乃是近案伏虎之形王氏所貪秀峰遊魚在畔秀峰分歸兩畔左右停當中間惟一水星貴人坐於玉樓臺殿之下是甚次第後來李氏子孫典郡將王氏子孫多决配相去只隔一手禍福若殊如是定穴决向者可不審之與

發揮曰平岡少有虎形此平岡之隆起者可作伏虎形斯收拾得橫鋊案不然亦無歸宿大凡刑殺二者刑不當穴為朝殺　當穴為應一須廻避一須收拾二者取用不同稍失避就為凶刑同定穴之法以得近案為佳不必貪泥遠峯有殺則以收拾神殺為急如欲廻避除非穴中不見若猶可見與未廻避等耳不如不避收而用之斯可矣

泰州李氏祖
吉曜



右李氏祖仙人端坐形橫琴案出人高科登第官至五府亦有人授武職位至殿前太尉及節度使此地全身秀曜造化無缺水城水口皆吉至如水口十尖犬牙交錯此最難得千百中不見一二如此格則吉而不凶矣又不可例以尖射為疑

發揮曰龍造化中火星出曜以土隔火火又生土土又生木木傳入穴此文應也前案琴案是為一字文星木水相間而後出外陽火星貴人水口皆火星出曜于牙交互此亦文應也龍有旗山曜如刀鎗此武應也前沙有山如兜鍪左畔外陽金星磊磊如積兵此亦武應也故富貴之中文武俱全而致位俱顯況節節穿心開障出曜非尋常之地也子微出此圖以證刑殺曜星吉凶之別

成州金氏祖
吉壙

右金氏祖將軍形穴鉗案城有近案下右鼻龍穴出人登第墜朝不過府以龍上些而星偏入故也循墜朝者蓋星出脚正水城以去水為当面九撥不可嫌去水射穴橫而不相射欄水屈曲照堂雖然如貴人端坐矛戟劍刃護衛於前各執其器不敢紊亂惟覺其森嚴難犯不見其為凶暴也何以異此穴其合上者宗富貴歷年不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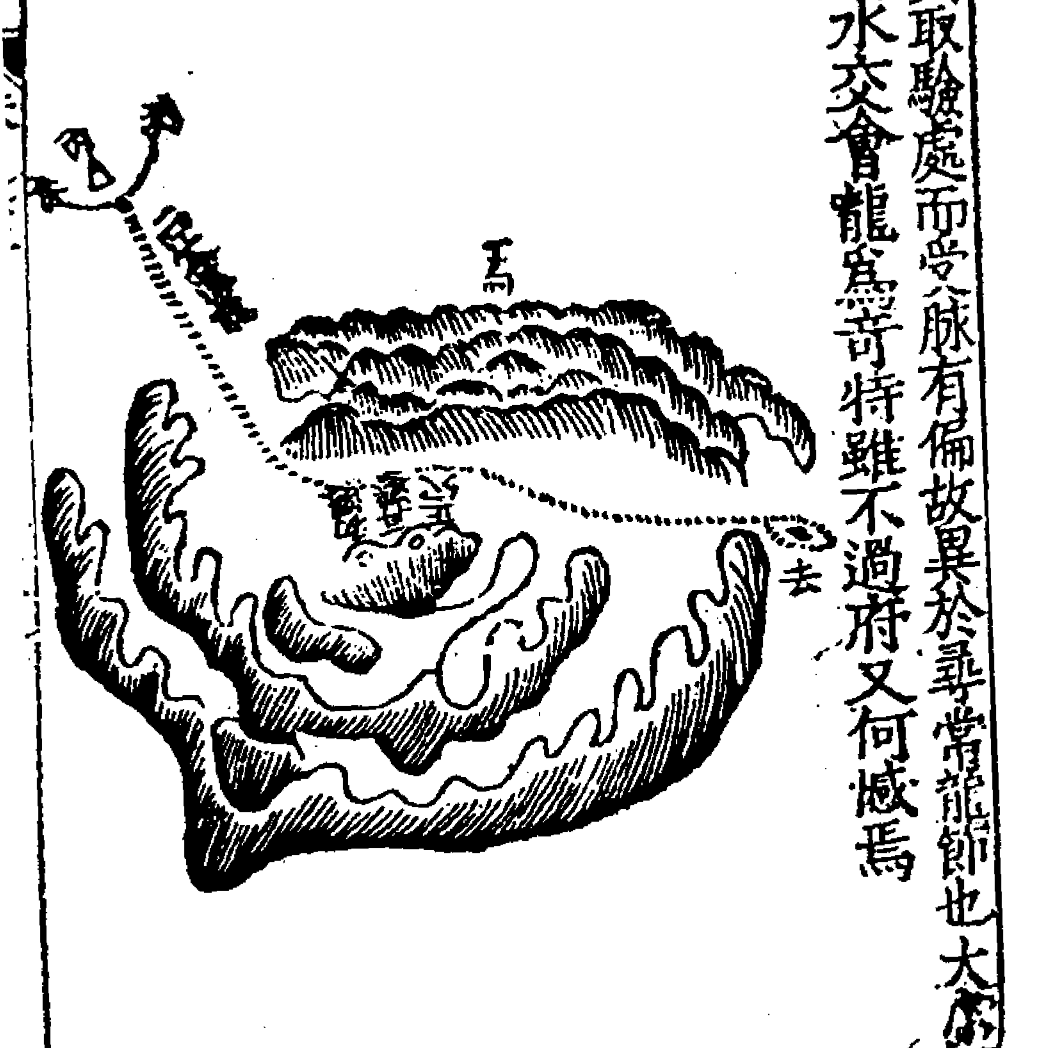
發揮曰此地所論者在于人以收拾橫攔之法如此大凡岸凡八吏如相交互擲水屈摺不相射皆止於穴前而不過穴則為害雖而非凶殺也外陽秀峰繚湖橫列內陽近案戒居文星皆主文章貴顯水星行龍變傳金星復逢水土兩旺所不足者蓋無受脉不正蓋開慢星辰一一節不正亦無宗經為蓋星乃綴

富貴取驗處而受脉有偏故異於尋常龍節也大家

溪西水交會龍為奇特雖不過府又何憾焉

淮西徐氏祖

水刑



右徐氏塟母墳天罡形堆巣穿初遷左臂一穴貪朝水也雙江合流來朝水外一峰端然故俗慕之遂作丙向殊不知水陽也地陰也兩江合流直瀉入懷渺然一穴其何以堪故遷後家敗人夭後識者告之以向水之禍亟遷右臂正穴合水向山水去於前堂局齊整與前穴敻然不同也木星行龍造化無缺天罡文星六代出人登科富貴雙全三十年之間禍福異應乃左右臂之間耳可不審哉

發揮曰水星行龍造化無缺謂有土也天罡文星故主登科貴在木星當在前沙與水口前穴不同未聞穴中不禁直朝之水自是堂局被衝破下手懶散不齊故丙位不如丁向不獨水刑之凶也刑破明堂所以退敗直衝射穴姑險損人丁正穴既梳龍脉件件齊

壽州田氏祖
水刑殺

鰲宜其禍福相尚大淵番穴之難如此



右田氏祖坐中庚向寅甲故老云此仙蹟遂此地時喝作瓜藤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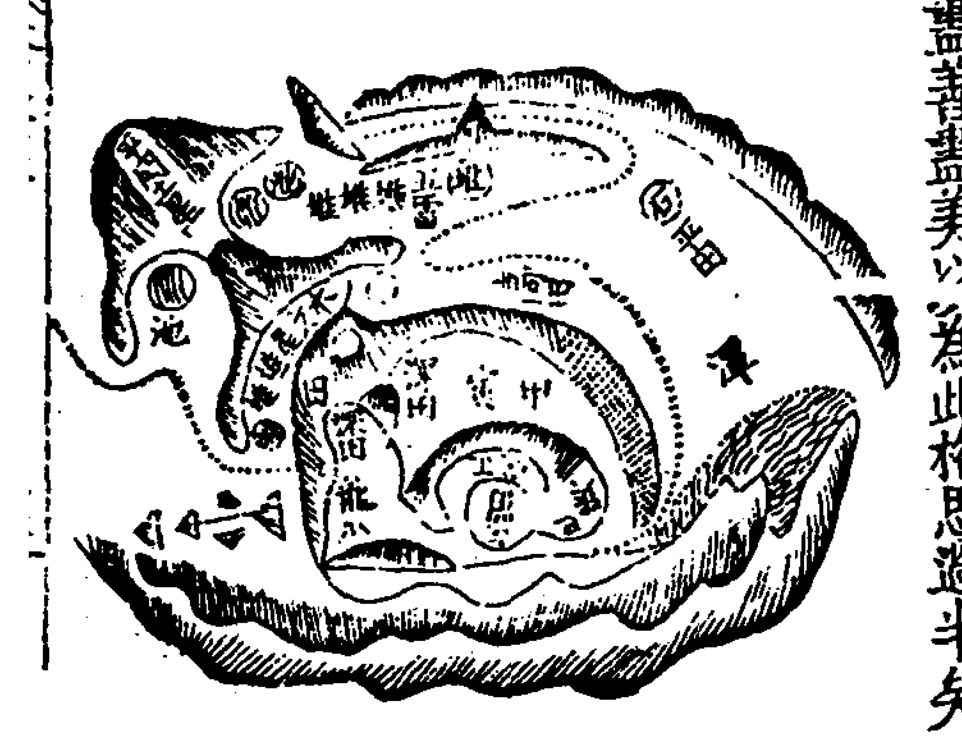
為形穴出脉水會聚在中作…主後來果是十年生貴子登
科不拜命而死自後家計退落夫婦男女不享高年皆氣疾
繼而殁地非不佳也穴一誤致禍耶天淵以余審之當作前水
之穴坐照之而向於多則神藏殺沒其形當為魚袋形積當
聚前面內外明堂局面負正山水之有情主出人高科登第仍
出神童官宦家前無田氏所遷之刑直射脇殺傍衝大不
偉矣所惜未遇知音姑爲明此以俟後賢也

發揮曰此水如用家所向殺重刑輕然水曲不揖兩山
夾來有湊穴下是亦刑也而以為穿腳之殺凶孰甚焉
而術能出一貴秀之人者蓋隱穴本吉出人者龍氣也
以遷後十年而後生此人則水未到凶處且以二十年
登第則葬已三十年矣兆未必二十歲登第則水亦至
凶處故不及拜命而刑殺之禍誠可畏哉學者所宜知之

穴可謂盡善盡美以為此格思過半矣

滑州劉家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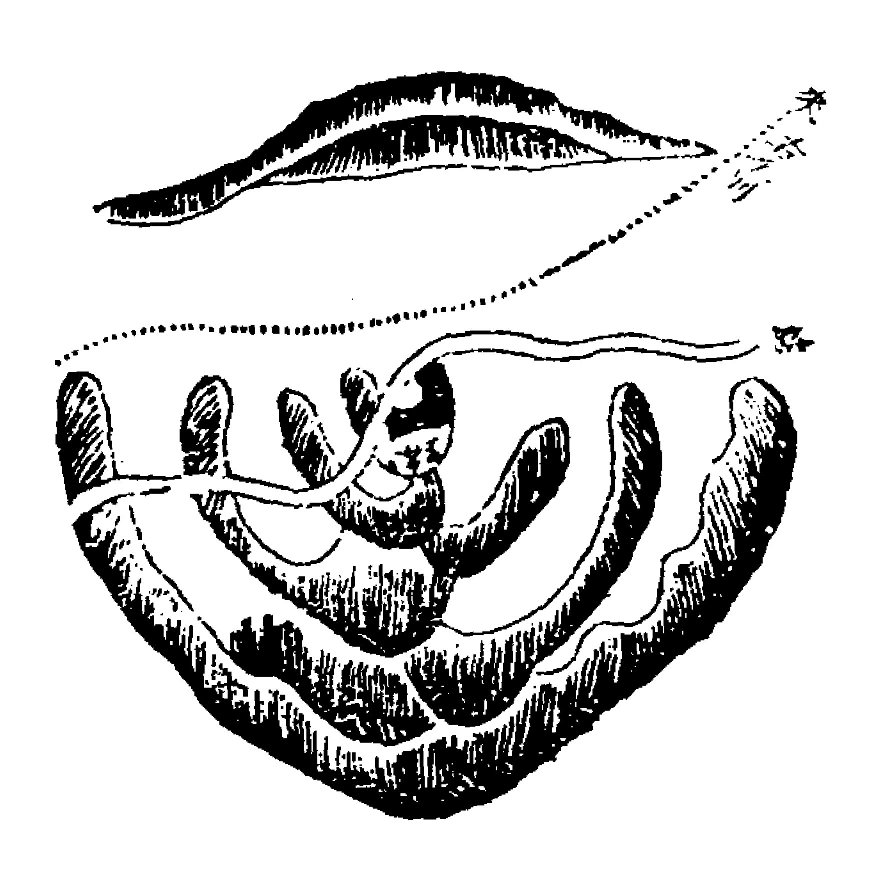
水殺



右劉氏祖穴作黃龍吐珠形坐掌電水垂雨案但借穴向未是水穿割脇為殺如前朝之水却不可謂刑第穴左全無蔽捍水穿而割皆主退敗死亡正與田氏所葬異形而同禍此地本是火星起祖穿落土星生水變土星生木凡二十四節不呈秀峰三重穴穿心開障餘皆蜈蚣脚又變平岡土星落田亦土星穿變穴星傳倒地木星石曜蓋火星氣脉通貫故有此曜傳為不實之穴此龍此穴既秀且貴既貴且富胡為劉氏之應驗邪吁定穴之不審也吁以余審之似當作背水穴其形仍當作黃龍吐珠形前朝五雷案掌電水劉氏坐巽巳向乾亥正穴當坐庚申向寅甲地與人緣法未合能遷此者狀元登第過府大拜姑明此以俟後賢

發揮曰水穿逼左右脇則為殺座空割背乃不為殺何也蓋不以水為朝則以為衝今天下多有背水者水在後則為纏護又有力焉穿左刺右則背面前而入如見凶賊持刃直割吾脇又如持刃穿入吾壁安得不凶在後則為縈城濠池又如背水立陣足以依憑非刺割者比矣却泥水外有山為穴之應無山則為坐空雖有水無益也若居平原曠野四環皆無山峰而背水無山只要水外田坪有護衛之意此却不必泥脈峰也平野與山鄉不同不可執一耳

定州張家祖
路殺水刑



右張氏祖本非吉龍奴龍假穴水從右來斜衝穴前更無委蛇之形此右刑之水也左手湊山脚無路可通人行穴中從左脇踏年久陷深為平巷天雨則水流此行此左殺路也水帶刑路帶殺何從而吉識者望而棄之瞎者惑焉故存此以為戒

發揮曰按經云三刑以中心直射左右斜衝皆謂之刑故曰三刑山尖水城皆然第水從左右入者有二若委蛇曲折無直衝之勢者吉水若直來舂撞如飛斜箭者凶水也如此圖則凶矣路斷左右劈脇者亦有二若穴在脇上路在脇下而又水不得過或是平岡行路不覺者雖無吉無害也若乳長脇深路出穴上或與穴相對而又歲久成巷水流得過者雖吉地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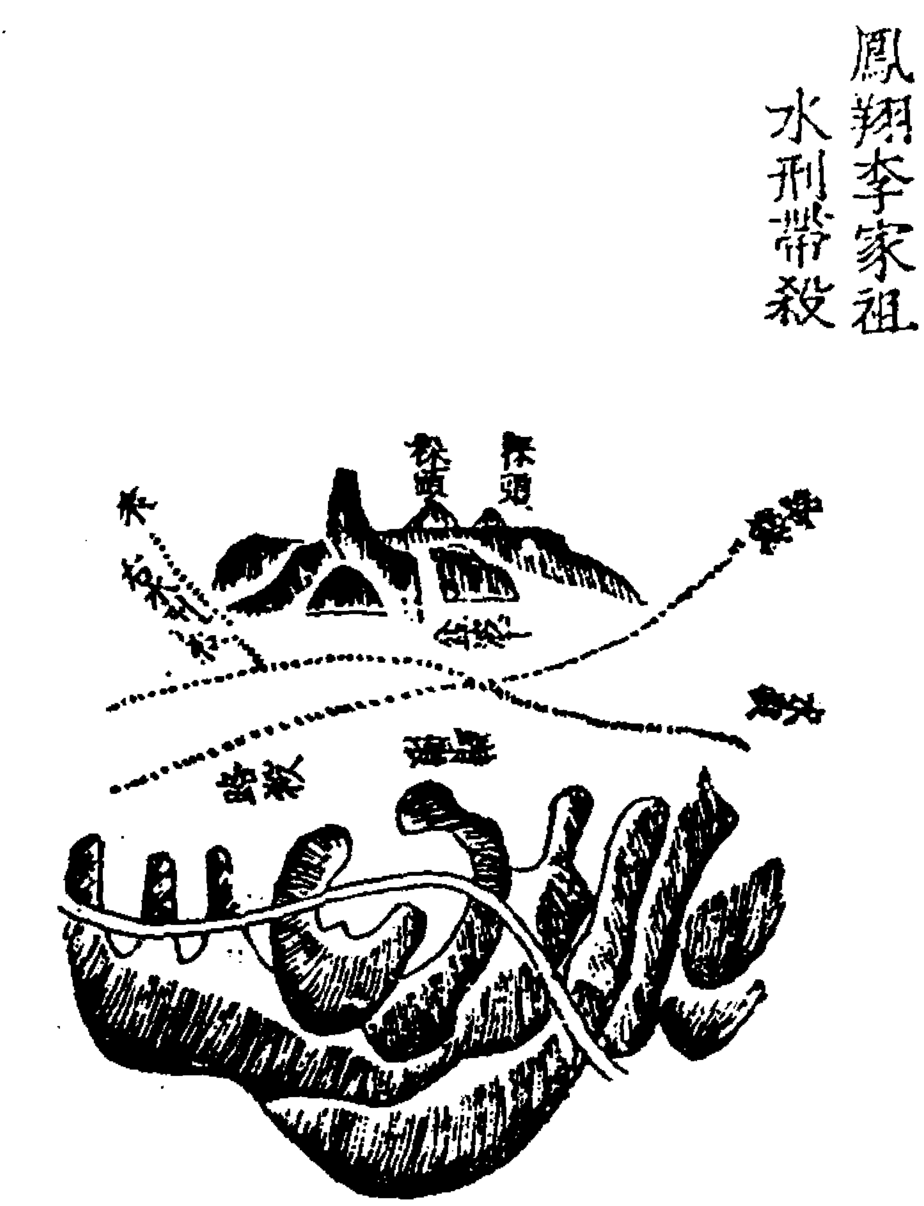
凶矣如此圖眞殺也經斷所謂奴能假穴更無刑殺照得無禍地固無取刑殺尤爲可鑒故曰存此以爲戒云余嘗謂好地自然無此正緣是奴能假穴所以有此

太原隋家祖
水殺帶刑

右隋氏祖此亦奴龍也爲大地十里外關截水口而人以遷葬豈不誤謬水來脉帶左刑穿穴爲直刑穿脇爲右殺山多抱肩湿慾探頭窺覷招賊納湿家敗人夭凶莫甚焉

發揮曰經斷辭簡而盡他不足論

鳳翔李家祖
水刑帶殺



右李家祖雜亂之龍混態　又穴刑殺之水鑽懷之皐横殺之路欲獲福不亦難乎

發脈口龍有天道公　砂者出於穴横過者本無害今龍既非端吉而路又凶　則青龍流水得過則無用矣水來直爲刑去直爲殺　如用尖之類皆帶殺鑽懷則外白虎所帶是也此本　非地而有圖以示斷所以教詔後人因見格轍耳

玉髓真經卷第二十三　終

玉髓眞經

方向論髓第二十四

風水論向其說長二十四向分陰陽陰陽之說若可行仍與衆說不相防

不相防者

譬如人身分刻漏鼻息出入皆有常陽時居左陰時右定如符契可斷也

人身鼻息陽時則從左出陰時則從右出以此觀之向分陰陽方知時之陰陽確然定說與衆說駁雜者不同

凡作宅穴先定何審處決擇要精詳南方爲上東方次西又次之北非甚若見風寒不能及更有高秀山外陽縱作北向亦不

宅只怕風寒多凄凉

此先分四向少吉凶

四方既定知吉凶又以八向明大綱

乾坤艮震巽離坎兌八向丁丙爲離亦不中爲坤庚申屬兌戌

亥爲乾壬癸爲坎丑寅爲艮甲乙爲震辰巳爲巽此八大向

可以大綱舉之其至於細微則在二十四向之中定去取

二十四向別精細各分十二配陰陽

十二向爲陰艮卯巽巳丙丁未庚酉辛亥丑是也十二向爲

陽乾壬癸子寅甲乙辰午坤申戌是也

陰陽既定分吉凶又以五行相配網五行即是五星說又以山

形論其詳

山形五星山形是也

五行先以十干論諸家解說成[illegible]

十干五行如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即其五行也諸家五行之說皆謬先賢所謂淺變經誤人是也今先以十干之五行定其綱又以十二支之五行緯之則五行無妄說矣據此為定如有變遷則禍福自驗矣

更將生尅論賓主何必外求訛乖張

假如丙山作壬向即為水火相射而水尅火不可用若山形是木星出穴雖是水生木然不畏多災亦不可用若金星出穴則勝於木星若可用也若是壬山作丙向即是本身水克穴乃可用若更山形相生左為盡善此方向之精微全在活法斟酌之

五行都自有收旺更看水勢為低昂或宜向上或向下或向中間宜平洋

水急則其向宜趨上水慢則其向宜趨下水平緩則宜取中

此乃參之以水向也

或是山頭看田面田平正處是中尖

若前面田地陡瀉或田散亂則擇田地平處是中尖之穴

也

或是前山端立面不容舍去誠相當

若欲作其向而與山不對如𦘺星當面捨之而不為收拾反

生凶禍又當斟酌其位以收拾之使不為本山之害

參以數者定向位置不失一法甚良但言雙向說更異當取正

向方為貴十二支神是正向兩傍皆是偏隅位

假如子方正是卯向即壬是亥子之間兩隅地癸是子丑之

間兩隅地世言子丑之間方是正子者非也蓋古人以十干

及四卦參之者乃正以識兩辰之間友以丙辰之間爲正則謬焉矣

假如針是天然便分明正指子午地如何不穿子癸間如何不出午丁地但觀此理是天然可見丙辰非差理

以子午針明之最明白也

假如針差指兩向兩皆朽敗無全理蓋緣兩向有陰陽陰與陽雜即非矣

假如子癸向午丁、丁癸午乃是陽而丁是陰即爲凶矣陽山陰向陰山陽向若相值而不相值亦無防但陰陽交雜即能令純分雜朽爛地風吹破也既不安豈能福及生人

勸君莫作雙向墳誤盡生人并後世更令亡魂不得安自是可憐當避忌吾今歌此可推詳禍福所關君切記

中間子午針與今說異故言針當指子午爲是也

發揮曰古人分向之論其說不一子微破諸家之異同專以陰陽分動定二十四向大抵不欲陰陽駁雜所主者一而不二然中間卻有當審辨者蓋子微立論初未嘗差後人各狥末流而成差耳以劉若傳通古今詳備諸家地理之旨猶所未循有牴牾況後學不究地理深奧傳信於紙上聽命於訓釋能無謬乎覽者切宜精詳而後有得經云南方爲上東方次西方又次北非良此論四向之優劣耳非尚東南而黜西北也且如世用仙蹤貴地北向者甚多又如辰戌丑未四向世俗聞者畏之而貴地多用四向豈可不認子微之深旨而遂謂北向不足用故下文云君凡風寒不能及更有高秀山外陽縱作北向亦無害只怕

風寒多淒凉以此觀之子微所慮者恐龍穴不真地非
地則亡靈徙受風寒之害而子孫亦受冷退之禍也龍真
穴的山回水會則雖云向北自然風藏氣聚神藏殺沒又
何畏乎北向也所以只怕風寒多淒凉也經云五行先以
十干論諸家僻說成范盾術家大五行前賢多有破之者
范越鳳學子微者也故皆為疵蠻經然術家用之益罕世
俗論之益篤卒使前賢之說遂為虛語何也正緣前賢雖
破其說而陰陽選擇年月起例以貽後人則人雖然之而
無以易之耳子微嘗論年月而有缺文豈得之者靳其傳
而不以全示人邪識者誠究其畧可推其詳總括其言亦
可得其凡例信而行之子微不吾欺也否則山家五行誠
為舛謬必有智者而後其說定經云亦將生剋論官主何

必外求從平張子微所論生剋只是五行生剋但劉註雖
許欲說恐泥要不必如此拘執說果爾是無可選之地矣
如論山形生剋亦是論星辰一說蓋山有八面正視之為
火側視之或為土背視之或為木為水為金故特是一說
耳若離真穴的只絆取用無緣悉要參合此通變之論也
劉註所以水火相財以類推之皆有此理不可謂無第不
可泥耳下文以求勢定向此却是正論亘古窮今所不能
易又以前山端正不容捨去雁星尖射要有收拾亦是妙
訣善於用地者皆取諸此雙向以陰陽駁雜則能竟分體
壞而世人多□雙何此蓋術人遷就假如世人惡辰戌則
遷就之曰兼□乙辰辰巽兼用辛戌戌乾以入俗而俗人
又從而喜之 已兼用則無害矣蓋雙向非盡不可用用之

未必皆分龍但用單向則只論生尅造化用雙向則又論陰陽之雜不雜十二支爲正位八干四卦爲空位既向兩辰之間如丙午丁未午未是正向丁是兩辰之間又巳兼午未之氣又作午丁或未坤則雜乎雜者也予微故不欲用所宜省察嘗見人有用申庚向造宅者僅得六七年即見家道兒衰尋慮其中爲陽非爲陰陰陽不合故應驗如此如作巳巽丁未庚酉辛戌乙辰坤申則純陰純陽未必皆有分龍之禍但心既不安不若尊向予微端不我欺也度吉才云方位辰向本一緣以古人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者非如後人之泥方向謂欲土美水平宅吉地安而已又從而卜之者謹之至也然後世之人舛論方向不知其說則有禍亦或者古人消吉之書未備故用卜筮以謀之後世如智者占步推許其術謂備故用之有驗所不足取者

又有傳會臆燕熱汎拘滯於其文者繁而其術益疎數使
之然也蘇森因方向吉凶誠有此理但拘泥則不可只當
論大綱龍者穴可有然神藏殺沒天造地設必有所以然
循有不足大地貴穴亦無十全執泥則必棄好地所謂拘
其細而棄其大也陸象山云地理之要只是察山與水而
已初非難見夫成就之處水必回山必聳水必平草木必
暢茂人煙必團聚神殺必轉動山之不欲高水之委欲深
知是則吉地土薄而燥水峻而急草木凋零人煙稀少神
殺不應如此則爲凶地不待知者而後知也又云若夫推
五行拘方位決水路泥卦例日爲選擇墳墓之說則又非予
所知也余以諸家參之互有得失多流於拘泥故櫛此二
說附于卷末識者詳味自當有所得云耳

玉髓真經卷第二十四終